

一步一诗



印光大师修订

四大名山之一

九華山志

The Story of Mount Jiuhua

空门寂寞尔思家 礼别云房下九华

爰向竹栏骑竹马 懒于金地聚金沙

添瓶尽底休照月 烹茗瓠中罢弄花

好去不需频下泪 老僧相伴有云霞



九华山志

印光大师修订

福建莆田广化寺

目 录

卷首	(1)
重新编修九华山志发刊流通序	(1)
民国甲戌重新鉴订九华山志序	(5)
明嘉靖修山志陈序	(7)
明万历修山志苏序	(8)
明崇祯修山志郑序	(10)
明崇祯修山志王序	(12)
明崇祯修山志顾序	(13)
清康熙修山志李序	(15)
历代修志衔名表	(18)
民国甲戌重新鉴订九华山志凡例	(21)
民国丁丑重新编订九华山志总目	(25)
图说	(26)
再附交通	(36)
卷一 圣迹门第一	(39)
卷二 形胜门第二	(64)
卷三 梵刹门第三	(103)
卷四 高僧门第四	(135)
灵应门第五	(157)
卷五 檀施门第六	(167)

卷六	营建门第七	(195)
	流寓门第八	(208)
卷七	艺文门第九	(224)
卷八	物产门第十	(297)
	志余门第十一	(306)
	新编后跋	(314)

九华山志 卷首

重新编修九华山志发刊流通序

真如佛性，生佛体同，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但以性德虽同，修德各别，故致生佛迥异，苦乐悬殊。诸佛以顺性而修，因兹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断尽烦惑，彻证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故得安住寂光，永享涅槃常住之法乐。众生以逆性而修，由是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起惑造业，全迷此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故致常住娑婆，恒受六道轮回之幻苦。诸佛以众生心体同而心相异故，不胜怜愍，不惜劳苦，发弘誓愿，度脱众生，以视一切众生皆是佛故。故梵网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若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决定不肯随顺凡情，造生死业，决定直下信受佛教，修菩提道。其有迷之浅而宿根深者，一闻佛教，即得了悟，信受奉行。若迷之深而宿根浅者，一闻佛教，反生诽谤，或至毁灭令尽无余，以视佛为众生故。以己之众生贪瞋痴心，测度佛心，谓其所说，皆为诤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妄语，绝无真实，不可依从。若一依从，则永入迷途，莫由而出。诸佛于此种众生，了无一念弃舍之心，倍生怜愍爱惜之念。如人病狂，挝骂父母，父母不以罪治，更增怜愍之心。知其失本心故，狂病若愈，自无此过。若迷之极深者，从劫至劫，亦难省悟。故诸佛以尽未来际，度脱众生为誓愿。而已证法身之

诸菩萨，亦莫不皆然。彼以自私自利辟佛者，若知此义，能不愧死。迷之浅而宿根深者，古今固不乏人，今举其尤者，如宋之丞相张商英，明之居士钟大朗。商英初不知佛法，因游一寺，见佛经庄严殊胜，忿然曰，胡人之书，如此庄严，吾圣人之书，尚不能及。夜间执笔呻吟，莫措一词。夫人向氏，颇信佛，因问所呻吟者何事。曰，吾欲作无佛论耳。夫人曰，既然无佛，又何可论，且汝曾读佛经否。曰，吾何肯读彼之经。曰，既未读彼之经，将据何义为论，遂止。后于同僚处，见案头有维摩诘经，偶一翻阅，觉其词理超妙，因请归卒读，未及半，遂大生悔悟，发愿尽此报身，弘扬法化。于教于宗，皆有心得。所著护法论，极力赞扬，附入大藏。徽宗朝入相，时旱久，夜即大霈甘霖，徽宗书商霖二字以赐。盖取商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之义以褒之。

钟大朗，苏州木渎人，其父母祷观音而生，幼时随父母礼诵。及入塾，闻圣学，即以圣学为己任，因不礼诵，而辄作辟佛文字。后见莲池大师自知录序，始知愧悔，不复辟佛。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发心学佛为居士，遂研究天台禅宗各书，各有所得，乃礼憨山大师门人出家，法名智旭，字满益。其戒行净若冰雪，其见地明若日月。而且注重净土一法，以末世众生，不仗佛力，决难现生了脱生死。一生弘法，不作住持，多居北天目灵峰寺，故后人每以灵峰称之，实未为灵峰主人也。至韩欧辟佛，但据儒教伦常近迹，及礼乐刑政为论，绝无引及佛经之文，固知所辟，皆是未见颜色之瞽论。韩由晤大颠禅师，欧由晤明教大师，方稍知佛，

特不能如张钟之弘扬耳。而宋之周程张朱,为接孔孟心传之人,其原皆由学佛而得。周茂叔极为淳笃,绝无一字辟佛。二程张朱,则阴奉阳违,取佛经之奥义以释儒经。恐人谓己之所说。系出佛经,遂极力辟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事实理,谓为虚构,以作骗愚夫愚妇奉教之据,实无其事等语,冀掩人耳目。由此以后,凡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攻击以为异端。凡理学皆偷看佛经以自雄,皆力辟佛法以自固,以致愈趋愈下。设使大家皆提倡因果,断不至如此之极。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诸佛度众生之大权也,舍此,则无法可设矣。今则乱极思治,若犹不以因果为本,则以后之祸,当更惨剧矣。

九华山者,地藏菩萨应化之道场也。地藏菩萨,于无量劫前,久证法身,已成佛道,而不居佛位。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为愿,其悲愍众生受生死苦之心,莫名深切。故佛于忉利天为母说法时,凡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皆来集会,虽以佛眼,莫能数知。此诸佛菩萨,皆由地藏教化,方得道果。而地藏尚示声闻仪式,其于十方世界现种种身以说法外,又常在幽冥极苦之处,以行救度。十方诸佛菩萨,莫不赞叹其兴慈运悲之深心。而满益大师读菩萨本愿经,即发大菩提心。以地藏乃诸佛之师,菩萨之母,尚汲汲以度吾人众生为事,僥不以自他同出生死为急务,其辜负慈恩也,大矣。

菩萨示生,在唐新罗国(唐高宗之前,原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分。高宗灭高句丽百济之地,悉归新罗,并为一国。五代时,王建继之,国号高丽。自明初至今,乃名朝鲜。人多以新罗

为暹罗，实误。)王族，姓金，名乔觉，高宗永徽四年来九华。苦行道迹，世难比伦，识者知为地藏示现，详见本志，此不多叙。而拘墟者，不知菩萨分身尘刹世界应化之迹，每谓此之地藏，非本愿经之地藏，然则布袋和尚，亦可云非当来下生之弥勒菩萨乎。此山由菩萨建立道场后，历年久远，屡经鼎革，故致志书失传。至明嘉靖时，方辑志书，历万历，崇祯，以及清康熙，乾隆，光绪，凡经七次。(万历二次。)皆官厅主持，儒士编辑，于菩萨弘慈大悲，法门精妙旨趣，未能发挥。盖与寻常山经水志无异，殊失名山道场为国祝厘，为民祈福之所之意，然亦无毁谤佛法之文字。光绪志，周山门修时，作许多毁谤之文附之，以彰己之知见高明。令僧出资，而板存县署，且不许翻刻，吾不知其意为何故也。兹由李圆净请重修，祈许止净居士为之鉴订，德森法师为之编辑。书既成，(一切成就因缘，俟卷末德师跋中详述，此不赘。)因将菩萨度生深慈大悲，略为发挥，期见闻者各生正信，庶可仗菩萨慈力，离幻妄苦，得究竟乐。爰为赞曰，

大士誓愿不可测，运悲周遍尘刹国。

众生尽后誓方休，地狱空时愿始息。

受化多成无上道，自身犹示声闻迹。

只缘生佛性维一，欲令同获究竟即。

民国二十七(1938)年，岁次戊寅，孟夏月吉日，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

民国甲戌重新鉴订九华山志序

粤稽载籍，唐僧应物，始作九华山记，宋刘放，作九华拾遗，元杨少愚，作九华外史，均未敢言志。宋末处士陈岩，以绝句诗遍咏九华，于注中悉载山峦形胜，名人历史，但以诗为主，亦未足言志。明嘉靖朝，王教谕一槐，始辑山志，计诗文四卷，余二卷。万历朝，蔡大令立身重修，则山水，建置，物产，人物，四卷，文翰二卷，渐臻详备。清康熙乾隆二朝，均有续修，而散佚无考。至光绪朝，周训导山门，修为十卷，考证较旧为确，文亦较工。然艺文占十之四，所尊奉而津津乐道者，无非太白秀出芙蓉，梦得宇宙尤物之句。呜乎，志书之义蕴，止于此乎。虞书，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注云，五月南巡祀南岳，八月西巡祀西岳，十一月北巡祀北岳，仿此。）至命官曰，典朕三礼。（注云，三礼，为祀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周官，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佐王建保邦国。祀五岳，以至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神位而祭之。器物仪文，分官掌之，必敬必备。大舜，周公，岂愚夫妇无知之比，而何兢兢于此。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不诚然哉。子墨子曰，夏商周书，皆信有鬼神，能赏贤而罚暴。故吏治不敢不廉洁，善不敢不赏，暴不敢不罪，富贵强武不可恃，鬼神之罚必胜之，民之为淫暴盗贼以自利者由此止。此即古圣王，崇祀山岳，神道设教之精义也。夫山岳之神，远在天道之下，历代帝王尚奉事维谨，况乎九华应化之地藏菩萨，位邻极圣，为娑婆世界唯一导师。纂志者，

仅置诸人物后，于菩萨之大愿神力，无一字纪载。而徒搜罗名人题咏，以耀山灵，而策游兴，置淑世牖民之大端于不顾，而导人游观之域，玩物丧志，此可谓知本耶。修志者，莫不儒学自命，于古圣王崇祀山川之礼，习而不察，反对于善信男女入山礼佛者，辄加以愚迷蚩蚩之名。而皇帝遣官致祭，则又为山神不胜荣幸，弁诸卷首。其见解颠倒，殆亦不能自解矣。即以游观论，亦当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毕竟所乐在何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即千载下游山者之模范。盖眼界一空，心胸自阔，视大地若微尘，我相了不可得。人我众生相泯，而民胞物与之心，自油然而生。故仁者乐山，能静且寿。恍若谢灵运之游山水，役夫数百，伐木开途，使闾阎惊扰，于仁为戕贼，于静为背驰，卒亦不保首领，短折其寿，后人安可不以为戒，转以为劝乎。

壬申之冬，师座印公，属修三名山志。清凉体例完善，只文字略加修饰。峨眉凌乱，点窜稍繁，然只具稿本，呈师裁政。今从事九华，细阅周志，文字尚佳，但于淑世觉民之义，殊少建白，不得不另标宗旨，振聩觉聋。爰增立圣迹，梵刹，高僧，灵应，檀施，各门，广宣佛化，济度迷津。而艺文中，亦必有裨于身心修持之文，意境高尚之诗，始为采录，其余概从汰略。世之好文学者，或不无疵议。然易模山范水之作，为慈云法雨之施，私心终觉获安。呈师法眼，再加笔削，自必有裨于后之读者，而上报地藏王菩萨应化之恩矣。

民国二十三年(1934)岁次甲戌江西彭泽菩萨戒弟子许

止净敬序。

明嘉靖修山志陈序

大江以南，山之峭拔而秀丽者，莫如九华。盖其高数千丈，上有九峰，若莲华。然合诸峰，凡九十有九，扶輿磅礴之气，实于是乎钟焉。然其地僻在青池之南，去江百里而远，故禹迹之所不经，职方之所不载。自昔以九子称，至唐李太白始易今名，咏之以诗，且读书其中，而九华名遂闻于天下。嗣是名人文士，登高览胜，往往加题品焉。予初筮仕，已慕其胜，而未获一登。嘉靖乙酉秋，奉命巡抚江南。明年丙戌，遍行诸郡，十月之交，由徽而池，所经郡邑，率深山大谷，行部所罕至者。入青阳境，将十余里，忽见峰峦融结，璀璨夺目，固已心伟而神会之。既弭节行台，则兹山适对峙乎前，若锦屏，若芙蓉，恍然心旷神怡，而忘其抚政之填委也。比竣事成行，欲偿斯游，而朝雾晦冥，风雨骤作。然吾意已决，遂出城而南，倏云开日霁，吏民咸有喜色。老僧迎而慰曰，曩时士大夫之游，遇阴雨者，十常八九。今且阴而复晴，殆山灵之默相乎。既入山已，烟岚森列，若天柱，老人，二神，云门，诸峰，皆争奇献秀于云霄之表。予喟然叹曰，此天设而地藏乎，抑神劈而鬼凿乎。褰帷而观，应接不暇。约行三十余里，上半霄亭，陟天桥，至化城寺，乃谒太白山院，遂登绝顶，露坐金地藏塔前，对神光岭。时夕阳西沉，皓月东出，光景异常，九十九峰，历历可数，神清境绝，真天下之奇观也。已而霜气凜然，不可久坐，而入寺宿，漏下二十刻矣。诘旦下山，天色微晦，而峰

峦尚可辨。将午，至玩华亭，少憩，复纵观焉。凡得诗若干首，付老僧藏之山中。既抵池郡，取九华旧志阅之，仅有邑人陈清隐诸诗，而采录未备，乃命铜陵王教谕一槐重辑之。稿既具，而予以休致南还，乃授之门人韩太守楷，俾终其事焉。越岁，政通人和，韩太守，与张贰守邦教，再加参校，编成新志。首之以峰岩泉洞，次之以亭堂寺院，又次之以古今诗文，考据精博，凡为卷六。将付青阳祝知县增刻之以传，郡守贰以予尝与闻斯志也，走使请为之序。予尝东陟岱宗，南跻衡岳，中登嵩高，西北上太行，其表镇一方，巍然高而大，则有矣，未有九华之奇秀者也。矧山以气而灵，抑以人而胜。若太白之流风余韵，诸名公之词赋翰墨，又所以增重乎兹山，志之作，其可少乎。忆谒青阳庙学也，方病其宫墙不挹九华之秀。及询其人才。则曰科目弗利耳。亟檄有司迁之，而面兹山，今秋大比，举于乡者得二人，其为功不既多乎。予方徜徉泉石，梦想九华，有不可再游之期。又恨不得结茅山阿，以静修而终老焉。故因其请，幸得托名其间，辄序而归之。

嘉靖七年，岁次戊子，前南京吏部右侍郎，陈鳳梧撰。

明万历修山志苏序

九华旧有志，唯遐阻未躬历者，则人人循图指迹而云，山尽是矣。詎知兹山之奇胜，有未易尽穷者乎。不佞，夙抱山水之兴，亦尝涉洞庭，陟祝融，泛沔汉，登太行，济汝洛，游嵩高，收览风景矣。始承乏来，面九华，得峭削于目，而意欣欣焉，俗沓未遑登也。退亦按图迹而阅之，谓山如

是尔。暇叩邑人士，则咸曰，兹山周二百余里，界三邑。江左山之擅名者，如金焦，如匡庐，如黄古，今称巨胜。九华与诸山拟，则相埒不少让。其间峰峦岩洞，千奇万怪，真难殚状，夫岂志能载哉。不佞，衔之，丁丑夏仲，以事由五溪六泉口入，抵麓，日已夕暝，火光中，盘折攀蹬而上，宿化城。次晓升东岩，四望，长江匹练，群峰罗列，天柱云门五老等，呈奇献秀。叹曰，奇传哉，谅非笔之可书绘也。戊寅秋九月，缘九子寺僧，讼山遭邻豪侵，不佞，亲往对覈，山北境象尤异。步舆上九子山，坐招提环视，众峰奇峭，隐见殊态。遥望天台峰，独崇插霄汉，又诸奇之最。则叹曰，幽峭哉，较东岩之观愈增胜矣。乃己卯春暮，问道莲华峰之麓，心神勃勃飞越，携友命驾，经西洪岭，改笋舆，历崎岖险峻，陟其颠，俯天柱拱辰诸峰，睹大江如流，山足，指金陵，姑孰，皖，浔阳，历历在目。池宁迤且暮，不足经全视，昔云，登东小鲁，谅矣。又叹曰，宏巍哉，陋九子东岩之览多多矣，信志所不能载也。归与明经孙氏汝实议，谋镌梓其书识所得。某曰，旧志，列图，则方隅不辨，失之略。录文，则去取未精，失之芜。且木久字灭，新之是。然兹山之奇，即吾侪三登，犹未尽得也。不佞，更令方氏子汝明，携绘工，遍历四境，遇一奇，则图之，回旋，得图稿凡若干。汝明又手书其图之不可尽者，不佞，乃付之孙汝实辑次焉。此书终未罄此山之胜，而较往志则无讹舛矣，夫山亦岂有遇不遇哉。汉史迁东南游，入会稽，探禹穴，凡收历诸山靡不录，独此山遗。迄唐李青莲，望之江上，荣以佳句，易今名，山始显，与金焦庐黄并称胜，吁，岂前此人皆忽而未之奇

耶。自今上溯浔阳，及皖，及姑孰，或江或原，望者孰不凝睇欣羨。青莲未名之前，何兹山之泯泯也。山遇李青莲而显名，幸矣。乃青莲名，亦藉此山显，而秀出芙蓉之句，与山共此不朽，则亦幸矣。不佞，慕青莲之风，今得志此山而序之，其非幸也夫。

万历七年己卯，仲夏之吉，知青阳县事，江陵苏万民序。

明崇祯修山志郑序

九华经李青莲目，而名始定，经刘梦得目，而奇秀始特闻。然刘客游耳，李亦客处耳，夫岂无俨然符玺主此山者，以一志此山之盛。往志今已阙如，考之万历志，属邑令，嘉靖志，属郡侯。而郡侯，亦第仰承中丞意，则未有独抒意匠，刻画神工，如我韵翁顾侯之新兹志矣。夫名山岂堪为俗吏知己哉。考昔欧公在滁，宽简致治，酣畅亭泉，苏公在杭，救活万家，啸咏龙井，夫然后山川受其品题。而我侯今日之政治之兴会，方于二公，殆庶几焉，则此志之为此山增价多矣。志成，而属余为序，予读之，既以自幸，又复自愧。夫余家去九华非遥，人且将比为主焉。但此东西南北之身，游展所到，曾复几何，而今且成逋客矣。侯独俨然主盟，游刃之暇，济胜有具，故昔人三十年不能了者，一坐啸了之，安得不相矜为胜事耶。然九华固非独以幽奇胜，而侯志九华，亦非独以摹写胜也。如徒以摹写幽奇，则如前人所云，虎牙，熊耳，牛首，鸡头，之属，亦庶几尽之，又何加焉。而要皆似也，非真也。至山之真面目，则侯已先自序

之，如所称山之神情啼笑，才具经纶，一一取而与人为配。夫山静物耳，试以与人事配，疑涉虚无。然无笑也，而何以忽而春则荣。无啼也，而何以忽而秋则悴。无情也，而何以清旷沁人心脾。无才也，而何以能为兴致云雨之造化，则种种非虚。其在于人，倘亦挟此清旷之天真，而载以春温，秋肃，需云，解雨，之作用，其于溉润群生。何莫不然。乃知谓山有神情可，啼笑可，才具经纶可。又谓其神情啼笑，即人神情啼笑，才具经纶，即人才具经纶可。而侯志此山，不独绘其似，并绘其真。则以为山志可，即以为政谱亦可耳。读斯志，而九华几与岱霍并焉，池几与扶风冯翊并焉。则志重。读斯志，而能令鲁山兴长往焉，少文偃卧游焉，则志尤重。而余以为重，不独在山也，尤在我侯夫。王文成公，国朝名臣中岱霍也，两居九华，阐明心性。而即其掀揭旗常之业，亦此中得力居多，盖山水之能移人情久矣。今侯之赤丝不挂，何情可移。而名山作缘，亦更有心可会。则意其才具经纶，自性灵陶铸而出之，以与山灵相映发者，必更有如文成公掀揭之事业，非独比于滁杭之最绩已耶。然则侯虽欲久私此山，殆不可得，而池虽欲久私我侯，亦安可得也。计侯之作镇名山者，不日且将殿天子之邦。而余不佞，微宠我侯，今以读山志者读政谱，且将以读今谱者读后谱，永未艾矣。

崇禎二年，岁次己巳，初夏，南京户部尚书，郡人郑三俊撰。

明崇祯修山志王序

周礼曰，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郡国志掌于小史。尔雅志之宗也。班固志地理，著述家祖之，厥后代各有书。而擢人稗官，亦随耳目所经阅，辘轳所届止，自为纪乘，征信当世，以并列于羲画禹篆，故各山必有志云。尝考春秋说题词曰，山之谓言宣也。含泽布气，调五神也。故地镜云，凡入名山，必先斋五十日，精望虔恪。名山有九，黄帝东至海，登九山，而国语亦载禹封九山。若会稽之嵒嶙。泰山之巖薛。首阳，太华，岐山，之屹嶭。太行，王屋，羊肠，孟门，之崆峒，嵌崎。兹九山者，潜通四渎，巍压十洲。森列辰象，吐吸雾云。故帝王之所封禅，名哲之所观游。于是有赞有文，为铨为叙。总之为纪乘，流奕来兹，名山志林，遂尔充栋盈簏。九华山，在池阳之一隅，舜巡不及，禹迹不登，职方不载，旧名九子，周汉以前，无得而称焉，奚以志为。乃山列九峰，状若碧鸡。唐李青莲更名九华，为秀出芙蓉之句。刘梦得爱终南太华，以为此外无奇。爱女儿荆山，以为此外无秀。及登九华，自悔言失。唐以刘禹锡制为九华歌，而兹始著名寓内矣。余本世虞墟，而家渤澥，响领郡而南，过齐鲁之境，涉汶达济，渡河历淮，每逢佳山水，流连不欲去。莅宛（指宛陵，即宣城。）三年所，日与敬亭相对，盼九华若在席几。即间尝于役，往来池郡，必经道五溪。则华山诸峰，浮蓝荡白，尽托出向余若拱。耳轮目廓之地，应接不暇，然皆望之若就。不自意竟司橐鞬秋浦，兹山又殆有夙因焉者。每再登陟，层峦奇翠，簇峙环

标,极天划人镂之巧,削成而上,混青天而同色,映白鹤以全高,刘梦得所云此外无奇无秀,兹山洵足当之与。即有旧牒,残缺素淆,奚足为重。余尝欲窃班史之笔,稍稍点缀,拮据兵事未遑。幸邀山灵,获有太守顾君,分例铨次,美彰盛传,不几千百祀山灵一知己也哉。太守神韵孤骞,风华绝世,山水之雋,与余同好。而胸罗秘灵,算浑仪于平子,折金奏于咸阿,莫不综摄天人,铸陶今古。以其余庀此牒,汇成善本。示余,余恍然曰,有是哉,人地召感,良有神物作合。山得青莲而著,得太守而传。司马迁南游江淮,北涉汶泗,遍览天下之奇,而擅史称千载,何独令兹山没没也,岂,以俟千百祀后太守之笔简耶。噫,太守辑志,不第为山水设色生韵也。太守弘其抚幙,自初莅以暨奏满,政熙物和,祝者万户。尤摯心名理,鼓铎彰教。山故有阳明甘泉两先生遗迹在焉,志载详明,一披览而学士大夫响风宗旨,敦壹流兢,其以襄教化,善风俗,不宏且远耶。君子观于古史之遗,知王道之易易也。史之变体为志,则斯帙也,裨道资治,览者毋仅作山水观,斯不负太守苦心渊志矣。

崇禎己巳春,池阳备兵使,渤海王公弼叙。

明崇禎修山志願序

尝考太史家言,有本纪,有年表,有世家,有列传,备矣。更有八书,以志天官封禅诸事。洎班孟坚氏,始易其名曰志,而志自此昉矣。汉輿地图,盖即古职方遗志。而名山大岳之志,则又不昉于史,而昉于经。如书称岁二月,